



深度 生死观

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外号“老三”，年轻时打打杀杀，两段婚姻，四个儿女；最后送他走的，是我、摄影师和社工。

端传媒记者 陈倩儿 发自香港 | 2017-10-07



时代浪涛翻滚，有人乘浪起帆，当上一代舵手，有人随浪而散，飘渺不见踪影，林伯显然是后者。摄：林振东/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林伯的葬礼：这里是明爱医院的殓房，一副棺木摆放在正中间。房间不大，约200平方呎，此刻格外空荡荡，没有挽联，没有灵位，没有花牌，甚至没有遗像——殡葬公司不小心把装裱好的相片留在红磡办公室了。

出席葬礼的只有三个人：一个社工、一个曾纪录林伯生活的摄影师，还有我，统统跟林伯没有血缘关系。林伯躺在棺木中，83岁的他面容瘦削却依然清秀，身上盖了一条绣了十字架的被子，温柔的丝绵和殓房的冰冷格格不入。十几岁时，林伯加入过黑社会，跟大佬，抢地盘，打打杀杀，临终前数年，在深水埗独居的他信奉了基督教，或许偶尔去教会，让人感觉没那么孤单？

殡葬公司的一个年轻小伙突然走进来，干脆俐落地掀起林伯身上的被子，“看一下，我们给他穿了整套寿衣，有裤子，有衣服”，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走到另一边，在林伯的脸上比划说，“你们知不知道怎么看先人是否睡得安详，你看，这是他的眉心，如果眉心平稳，没有歪歪斜斜，证明他安详”。没有人应答，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发起命令的口吻：“如果觉得他安详，就点点头。”

我想起社工说，林伯临终前在医院昏迷了一个月，不知道最初是谁把独居的他送来医院？病倒前的一些日子，他又是怎样照顾自己？这或许就是高度老龄化的日本常常讨论的悲剧——许多老人彻底绝缘于社会，孤单地走到生命尽头，没有家人，没有老友。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殓房里，我最后吐出林伯曾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摄：林振东/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生前，林伯早习惯了独居。我们相识于2012年，当时我正在香港社区组织协会（SoCO）担任社区组织干事。此前数年，SoCO已经在服务林伯，后来我和义务摄影师林振东不时去探访，希望纪录林伯的生命故事。林伯当时刚搬进公共房屋，是一人单位，只有一两百平方呎，现在回想，那里没有任何让人记得的装饰，客厅里放了一张碌架床（上下铺）、一张折叠桌，一两张椅子和一个简陋木柜。

这是林伯最后的年头，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搬上公屋前，整整十年，他睡在深水埗一座唐楼的后楼梯。一张单人折叠床，刚好塞在楼梯的拐角处，他把楼梯当成了柜子，摆满了零碎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8时到第二天早上8时，林伯就在这座唐楼做夜更保安，收工了，就回到后楼梯睡觉。

社工吴卫东接触他的时候，发现他每天工作12小时，时薪却只有12.1港元，即使到了2011年，香港正式实施法定最低工资28元，老板也仅仅给他加了1.1元，时薪13.2元。

但林伯显得甘愿，况且他也没有别的出路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当时在中国大陆得了癌症，养女又还年幼，急需用钱。他把每月工资的一大部分都汇回大陆，自己就蜷缩在后楼梯。林伯甚少和人交谈，最怕被熟人认出，因为他心底还是有点觉得，“做保安无face（丢脸）”。

转眼数年过去，重病妻子还是走了，养女仍在大陆，林伯仍然一个人生活著。他说过，他

和第一任妻子生有三个儿女，他曾经向亲戚打听儿女消息，得知他们都移民加拿大，过得挺好，他也不敢打扰。幸好他当时身体仍算硬朗，平日能自己做做饭，有精神的时候，就会走到深水埗一家茶餐厅，吃个下午茶，又或走到屋邨楼下的小花园，远远看著别家的孩子们嬉闹玩耍。

那时候，我们去看望林伯，会提前先打电话，他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等我们走出电梯，就发现他已经在电梯口静静等著我们，悠悠地支撑著瘦削的身体，笑容淡淡的。然后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他当时记性有点不好了，许多旧事提了又提，中间总会冷不提防地问我一句：“你信命运吗？”



林伯曾在深水埗一座唐楼做保安，后来搬上公屋，长期一人独居。摄：林振东/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林伯全名林锡齐，一生传奇，但仔细琢磨，又不过是一代香港人的缩影。

他出生于一个航运世家，年幼时家境宽裕，但父亲终年出海，母亲受不了孤独寂寞，离家走了，父亲后来也离开了香港，剩十几岁的林锡齐一人在港，投靠亲戚。他很快在街头拜大佬，入洪门，和十二个兄弟一起抢占地盘。他眉清目秀又醒目，很快上位，在帮派中排名第三，外号“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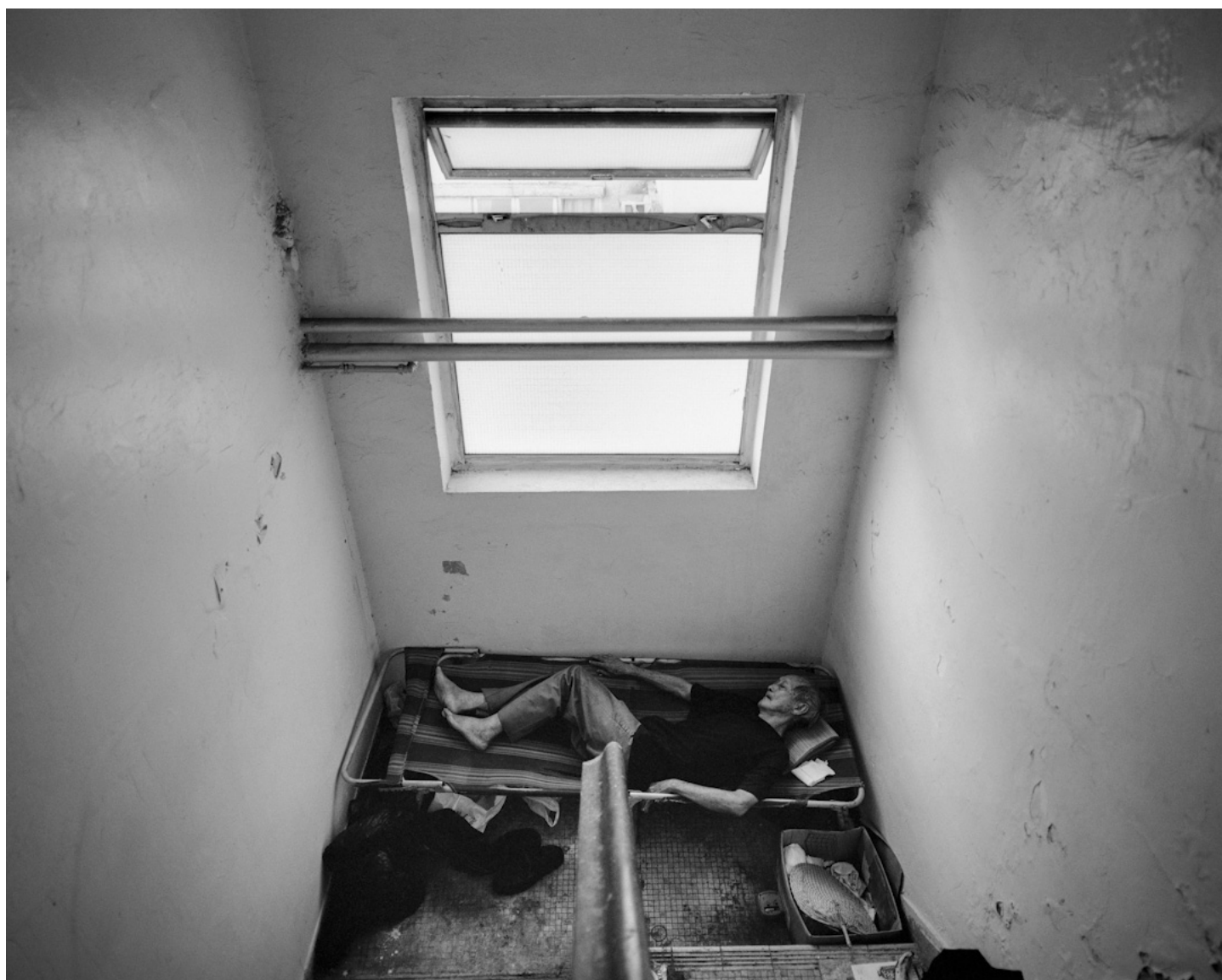
坐在一人公屋中，林伯总念叨那时在丽都酒楼，他的大佬每天帶著一众手下坐在同一张桌子饮茶吃饭，等著各路人马前来拜会，风头十足。但他说，自己始终不习惯黑道生活，他不喜欢“虾虾霸霸”（欺压他人），也坚持不赌博不吸毒。六十年代，一个和他家族长期合作的邮轮公司招人，他趁机金盘洗手，出海了。

在大海上漂了几年，林伯返港结婚，进入一家洋行的塑胶部门打工，正好撞上香港塑胶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期。他见多识广，在邮轮上积累了采购经验，还略懂英文，很快被日本老板赏识，天天穿著光鲜西装，找不同的厂家谈生意。

“那时候我有commission（佣金）的，好厉害！谈成一万元生意我就有两百！”我最记得80岁的林伯说这话时的得意模样。当时香港普通服务员一个月六七百块，林伯月薪一千一百，还外加佣金，轻松养活一家五口。但直到几十年后，他还是“思想不平”，忘不了当年的风光日子。

时代浪涛翻滚，有人乘浪起帆，当上一代舵手，有人随浪而散，飘渺不见踪影，林伯显然是后者。香港制造业后来开始北移，林伯所在的洋行也渐渐衰落，他没有详述细节，只道自己有一阵子重返黑道，负责打点一家赌档。1974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地下世界陡然失去了庇荫，赌档很快倒了，整整三年，林伯没有任何收入。

后来，家也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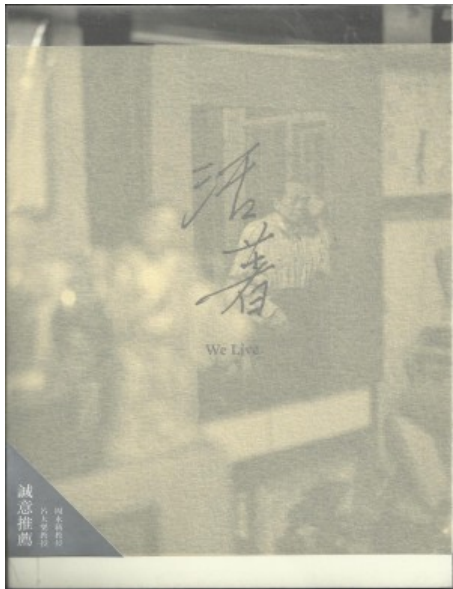
做保安的时候，林伯就睡在他看守的唐楼的后楼梯，这种生活维持了十年。摄：林振东/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生命轨迹到底由谁来决定？直到耄耋之年，林伯还在思量。看著屋邨里的孩子，他会想起自己颠簸少年时，路很难，“稍稍走不稳，就跌倒了”。有时候，他翻开报纸，看到富商李嘉诚的新闻，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六十年代，自己的轨迹其实也和这个人“走得挺近”，但走著走著，越来越远，最终“连影都看不见了”。

我们站在明爱医院的殓房里，社工吴卫东开始主持仪式，他先让我读了一段圣经里的诗篇，然后请大家对林伯说些话。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没有任何“听众”，一般在追悼会上，人们的发言，多少是说给与会者听的吧？吴卫东却自顾自地说起话来，他用的主语是“你”，仿佛林伯还在默默地听他讲话。他告诉林伯，我们已经通知了养女，不过养女没有如期办到通行证，暂时不能来；林伯的遗愿是海葬，过一段时间我们到大海洒骨灰时，养女应该会来；林伯留下的遗产三千元现金和一人公屋，会交由养女处理。

听著世俗琐事一一道来，突然让人心安。轮到我说话了，我却一时语塞。最后一次见到林伯，是收录他故事的书要出版了，这本书由林振东和五位记者以及八名翻译员一起义务投入，记录了17位香港老人的故事。书名反复争论了好久，最终还是定了一个老土的名字——活著。我们带上纸和笔，去问林伯是否愿意为书提名。他挺喜欢这书名，爽快提笔，写了一个竖排的“活著”，像一个伫立著的他，温柔的，悠悠的，又充满力量。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殓房里，我最后吐出林伯曾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我奢愿，一个人最终离世时，他是没有恐惧的。



《活著——十八位长者生活志》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出版社：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摄影：林振东

文字：卢曼思、谭蕙芸、张一华、袁柏恩、邓炯榕、陈倩儿

摄影师林振东最后简单说了几句。他后来回忆，在那一个冷清的殓房，他曾经想过举起相机纪录这一幕，心里挣扎了一下，最终还是不忍，又或是，他顽固的希望，83岁的林伯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张照片，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缘葬礼。

我们三人走出殓房，殡葬公司的老板曾先生迎上来。他继承父业，在红磡做了30年殡仪，自从多年前认识了SoCO之后，几乎所有SoCO服务的基层街坊的身后事都由他打点。港府为基层人士提供的综援包括一笔殓葬费，最高上限很精准，为14190港元，一些殡仪公司觉得这笔费用太少（毕竟要包括遗体处理、设灵堂和仪式、安排灵车和棺木等），但曾先生总会尽力解决，许多还没申请到政府骨灰龕的骨灰暂存在他公司，他也不收钱。

“做了这么多年，人化（习惯面对这种场面）了吗？”曾先生突然问吴卫东。

“还是不化的，毕竟他们认识久了，像朋友……”

“我啊，真的做不了社工，”这是曾先生总挂在嘴边的话，“我这个人太悲观，你看，看到今天这位老人……”

曾先生没有再说下去。其实许多由曾先生打点葬礼的基层街坊，最后都是孤独离世的，来葬礼送行的人寥寥无几，不少在他公司存放的骨灰，长久无人拜祭。

我想起Stanley Kubrick的电影《Barry Lyndon》，这部电影史诗般地讲述了一个爱尔兰

人的一生，年少丧父，地位卑微，后来奋力挤进上层社会，原以为彻底改变了命运，最终还是时不与我，急速滑落，晚年潦倒至极。电影片尾打出了这句话：这里的人活在乔治三世时代，无论美丑善恶穷富，都已归于尘土，他们最终平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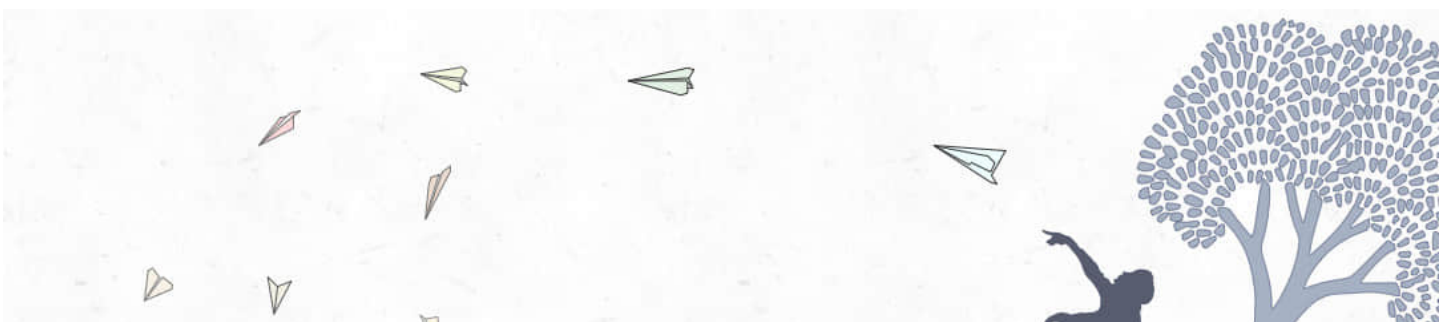
2015年，纪录香港18位老人生命故事的项目《活著》在深水埗SoCO269中心举办展览，林伯到现场观看。摄：林振东/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人们真的死而平等？我不确定是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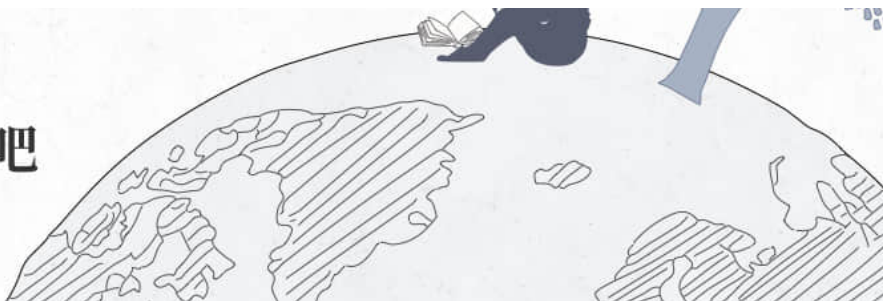
我们坐上了载有林伯棺木的灵车，先回红磡取回遗像，再开上大潭峡进行火化仪式。一路上，大家聊起了香港的最低工资、长者生活保障等等。伴随著火红的塑胶业，香港一路飞奔，发展了数十年，此刻已经迎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无论成败，当年奋力攀爬的年轻人，现在都老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海岛上，他们有多少人是孤独离世，他们的身后，还藏著多少还没说出口的未竟之志。

在哥连臣角火化场，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林伯的遗像挂起来了，前面点燃了两根蜡烛，他的棺木如行李般被放在履带轨道上。我再次朗读圣经里的诗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仪式的最后，就是按下按钮，开动轨道，把林伯的遗体送往火化。站在棺木前，我们三人都不知道，谁该去按那一个按钮。

生死观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

生死观：「即使康复了，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

一点美感也没有。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但不准瞬间死亡，你要流著汗、流著泪、流著赤红的血，忍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得以解脱。

生死观：这堂「死亡课」，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只学陪伴和告别

在“医学=治疗”的观念下，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但这是医学对永生的幻想。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医学必须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波拉克教授说，于是，他在哥大开了一门“死亡课”。

生死观：“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放弃我了，我也不会讨厌你们”

有时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有时，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让他们牺牲、操劳与被牵绊。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却又害怕被放弃。

生死观：离开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何时要厮守、何时要放手，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

生死观：我站在人生列车的终点站，看人来人往

从急诊室到病房，短短一程路，轰轰烈烈，多少迥异的人生轨迹，到了这里皆殊途同归。就为了等家人告诉我，“是的，顺其自然吧”。